

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體系

陶譯 美國波定著

金馬書局版

美國波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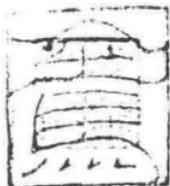
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體系

余慕陶譯

上海
金馬書堂
出版

1930 九月初版

1-1500 册



著作權所有

定 價 精 裝 每 冊 一 元 五 角
平

紀念
熊君銳先生！

目 次

- 第一 章 卡爾馬克斯及其近時的批評家
- 第二 章 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
- 第三 章 唯物史觀及其批評家
- 第四 章 價值與剩餘價値
- 第五 章 勞動價值說及其批評家
- 第六 章 “馬克斯價值論的大矛盾”
- 第七 章 經濟矛盾和資本主義之消滅
- 第八 章 資本之集中與中產階級之消滅
- 第九 章 無產階級及其歷史任務
- 第十 章 社會革命
- 第十一章 結論
- 譯者附記

2

目

次

第一章

卡爾馬克斯及其近時的批評家

馬克斯主義——這個理論體系以卡爾馬克斯爲主要代表，而他的先輩們常叫做“科學社會主義”——在牠的存在上，已經到了能把牠劃成爲那些思想體系（那些思想體系在人智發達史上劃了一個時期而且把牠們的特徵留下於那時代了，即那時代的智的生活都受着牠們的支配了）之一的階段了。馬克斯主義雖仍是爲着牠的存在而奮鬥而且這種奮鬥是日益激烈，然奮鬥的性質往往表示出牠的地位不同之點。馬克斯主義可以說不再爲着其承認而奮鬥了，反之，乃是爲着維持一個已確立的學說——也可說是已確立的唯一

學說——的地位而奮鬥了，就是爲着自一八九四年“資本論”最後一卷出世以來所曾經獲得了而佔領了的地位而奮鬥了。

現在馬克斯主義的批判，比自有他的學說以來的任何時期的批判，都一點沒有減退其常態或強度。完全相反：自從馬克斯豎下冠着他的名氏的偉大思想系統的最初基礎，即五十餘年以前，攻擊他的人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多或這樣活躍的。馬克斯主義——反馬克斯主義——已成爲近代思潮自命的一切新刊書，小冊子，和哲學上，社會學上，或經濟學上的論文之動力，疊句，時常反覆的基調(*Leit Motif*)了。現在有許多公開的或祕密的專門攻擊馬克斯主義的定期出版物——週刊，月刊，季刊等——刊行着了。這自然是馬克斯的學說的教義和他的門徒們給與人類心理之有力的影響之一個證據；要阻止這個教義之進步(這個教義在不到廿五年以前，學者中間有把牠看做我們智識生活之總和上的無足重輕的東西的)，現在是須要許多學者不斷的努力，而成功殊不可必。

現在不單是反馬克斯的文獻的篇幅，就是這文獻的腔調也表示着馬克斯主義之地位變化了。對馬克斯個人的攻擊之腔調，藐視地估量對馬克斯在思想界上的地位和他的學說系統在思想發達上的重要之淺薄的估量——這是從前

多數馬克斯批評家所通有的——在現在反對馬克斯的文獻內，差不多完全沒有了。反之，現在反馬克斯派的文獻之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差不多一切的人，對於馬克斯之爲人和馬克斯之爲思想家，都表示敬意了。可是還有更重要的事實：大多數馬克斯主義之新批評家不把這主義當作須要明證其精確的一種新奇的學說，却把牠當作早已成立早已承認的教義，而企圖證明其全部或部分的謬誤，因而主張有修正，增補或廢止的必要。可是沒有一個人敢爲馬克斯主義所揚棄了的學說公然辯護。馬克斯對於他生前占勢力的學說所下的批評是公允的，「馬克斯的諸理論在他最初提出的當時是正確的，以及馬克斯把當時可利用的材料所下的概括是精確的，這是無論何人都明白地承認的。他們所主張的是：後來的發展已表明了馬克斯的諸理論是植基於不充分的材料之上，因而有些人主張，我們現在的智識要求修正他的理論中之某部分，或以些小可靠的真理來補足牠們；也有些人主張，馬克斯主義是建築在錯誤的基礎上面，所以務必要把牠部份地或全盤地廢棄。但是，大多數的批評家只是主張修正。因此，近時多數馬克斯的批評家都叫做修正派，他們的著作和教義也就叫做修正論了。」

但是近代反馬克斯主義的著作之最重要特徵就是：主張馬克斯學說之整個體系爲非科學的，非廢棄不可的那些

馬克斯主義批評家的著作了；可是那些人的著作，依我們看來，不特確實地把馬克斯主義目前所佔領底優越地位當成已經確立了的和已經承認了的社會科學的教義，而且承認了我們現在是沒有其他學說可以來同這個學說爭地位，或甚至於分佔其名譽的事實。這些著作，對於馬克斯主義者是有利益的書籍。我於後章，打算更詳細地來研究牠。此地我祇想這樣說一說：這些近時的馬克斯的批評家，對於在他們生前的任何別的學說體系，絕不敢全體承認；而他們也沒有提出——雖有些至無輕重的例外（這些例外俟於後章論述）——全體或部分出於著者獨創之任何學說體系，足以代替馬克斯學說以資作為社會現象的說明。因此他們都陷於那種所謂虛無主義的了，就是，他們竟至於不得不否認任何社會科學的存在，不連任何社會科學的可能性。他們亦都不得不否認。換句話說：馬克斯主義在牠的範圍（這種範圍涵有了有組織的社會中的人類的一切生活——包括一切社會的和智力的表現）內是唯一的科學的教義；所以，若同時不推翻同這個論題有關係的一切科學的智識，決不能推翻這種學說。

然而有件不可不對這些著者們申明的事就是：這種虛無主義是不限於想從根莖上和枝幹上推翻馬克斯主義的論者的。這種虛無主義即如在修正論的馬克斯的批評家當

中，多數也有這傾向，譬如修正派的首領柏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就是一個恰好的例，他在柏林某某學生團體的演講內，企圖證明科學社會主義之不可能性。

當然，一切馬克斯的批評家並不是一樣唱着這虛無主義。但是除了單批評馬克斯體系之一方面或一部分的那些人之外，虛無主義，在他們的批評全體中，多少總覺得是他們意識了的根柢。這些不討論馬克斯學說的全部系統的近時批評家對於這從馬克斯學說之假定的罅隙所生出來的缺陷，自然不會感覺到的，因此他們也就能自由自在向他們的進路而行，而對於補充這缺憾或說明這缺陷的產生，也並不感着什麼限制了。

但是那些已考察而熟習了這學說全部系統的批評家，以為假如馬克斯學說是被破壞了，那就不當祇感到遭遇到來的痛切的缺憾；他們因此就來尋求可以替代這學說的別的學說系統，但因知道這個工作非他們的力量所及，故他們就陷於虛無主義了。這樣，馬克斯學說之為科學或不是科學，這個問題便一變而為“社會科學存在不存在，或能存在不能存在”的問題了。馬克斯批評家對於這件事覺得如何痛切，我們從 Dr. Paul Weisengruen——是最好的馬克斯批評家之一人，并且相信“馬克斯整個學說根本上是錯誤了，務必廢棄了”的批評家之一人——的下面的敘述可以判斷

下來。修正派的運動，有時被指為曾說過所謂馬克斯主義的危機的，但 Weisengruen 說馬克斯主義的危機道：“馬克斯的危機就是等於整個社會科學的危機。”

以上的事實是使重行敍述馬克斯學說為絕對不可免的，這即是說在這種新批評的見解中，我們應考察那些認馬克斯學說之任何枝葉或部分都要修正變更或廢止的反對說把馬克斯學說究修正，變更，或廢止到什麼程度了；而且如果那樣的修正變更或廢止是必要，那麼，牠對於馬克斯學說全部體系有什麼影響。

這是答覆近時馬克斯主義批評家的適當而唯一的方法。把他們所著的書和論文一一區別答覆，這是不可能的事。就使可能，也是浪費精力，因為許多這樣的著作，大部分若不是同一事實的反覆，則是以事實的同一獨斷或同一的論理的演繹為基礎。並且把這些著作家中之一人拿來作全運動的模型，分析他的議論，由是而估量全運動的價值，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馬克斯的批評家是極端獨立的一羣，所以在他們中間要尋出對於一切論點都一致的兩個人，還是不容易的事。不但他們中間的每個人各循着他們自己的或至少他們以為是他們自己的議論或結論，很不能互相調和，反而常有互相矛盾的傾向。不僅是這樣，他們對於馬克斯主義是什麼？就是對於馬克斯學說的根本要素是什麼？也常

常不能一致。因此在馬克斯主義的批評家中間所得到的準則是：不特每個批評家是站立於他自己的基礎上，而且各人都創造自己的馬克斯主義。在這些馬克斯主義批評家中間，有些人——當然是價值較低的批評家——以自己任意創造的馬克斯主義的方法，改演出奇異的馬克斯主義的把戲來。這種任意創造的馬克斯主義實易辯駁，然與馬克斯和他的弟子們的教義太不相同，所以無論崩潰或存在自沒一個人去注意牠。

這樣的事實表示着，以這些批評家中之一個人當作全體所有的模型是不公平，而且差不多是不可能；若果應該答辯，那末，祇得把他們中間的各人分別質問。這種主張現在已為馬克斯主義的之某一個批評家明白地提出來了。他論道：馬克斯主義者應該被看做是有連帶的責任者，因為馬克斯主義是一種異常精緻的思想體系，其教義是一致的，而且這一學派的學者們都可以看做是毫無二樣的；但是馬克斯主義的反對者，尤其帶有虛無主義的傾向的反對者，已不屬於任何學派，又不信仰任何特別的學說體系，簡而言之，他們簡直是一人一黨的團體，因而便不能不把他們當做一人一黨來看待。

這樣的事實就使反馬克斯主義的著作——這足以包括馬克斯批評家全體的唯一的汎的名稱——不能成為有系統

的評論。本篇只能說其主要的特徵，列舉其最主要的著作罷了；凡對於各個著述家或各個議論所應加的評論，則等到馬克斯學說系統與這些議論最有關係的特別分爲論題時，再行敍述。

一八九四年，卡爾馬克斯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第三卷出世，自然惹起馬克斯批評的復活。但這種復活決不是一般的，而且除了保滑爾克 (Boehm-Oawerk) 的論文“馬克斯和他的系統的告終”一個例外，“資本論”第三卷出版後，并沒有什麼重要的批評隨着出現；就保氏這篇論文從論述問題的方法看來與其說是屬於新式的馬克斯的批評，其實無庸說是屬於舊式的批評。自保滑爾克討論馬克斯經濟學的教義的論文發表後，一八九六年便有 Rudolph Stammers 教授關於唯物史觀的重要著述繼續出版。然而反馬克斯的文字上的十字軍的真正開始，是起於柏恩斯坦。他於一八八七年，在德國馬克斯派的機關雜誌“新時代”上面，發表了許多論文，在一篇題爲“社會主義的諸問題”的論文內，他竟把修正派最初的企圖發表出來了。後當我們論新馬克斯批評的純粹結果的時候，我們將努力說明柏恩斯坦何以議論這些問題的原因。此地只是這樣說就夠了！除了這些問題本來是惹起這些議論的重要原因之外，他的許多論文，和他後來的著作“社會主義假定說”之能夠風靡一時，和

柏恩斯坦的人格是極有關係的。

柏恩斯坦是一向都被認為馬克斯主義的代表之一人，這是必須記到的，當俾思麥克施行社會黨鎮壓法時，他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機關報楚利斯(Zurich)的“社會民主黨”的記者。他又和馬克斯主義的父親之一人福利德利克恩格思(Frederick Engels)是多年的摯交。所以怪不得，他會被社會主義者和非社會主義者同樣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人。因此柏恩斯坦要求修正馬克斯主義，給馬克斯的批評以空前的刺激。現在修正派的一切都齊備了，對於舊時的信仰和從來的教義已一般地舉行檢點了。從來馬克斯學說的反對者，不論是公然的或是隱然的，都鼓着勇氣，重新加入這個陣營。可是他們中間有許多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武器：他們拋棄了那些積在舊理論的陣營裏的舊武器——即是已經歸於無用而置諸高閣地方的舊戰論，而採取了比較近代的修正的武器。因此，近時反馬克斯的著作都帶了修正派的色彩。

除前面說過的那些以外，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重要的著述家如桑巴特(Werner Sombart)，馬沙利克(Th.G.Marek)，溫克斯梯恩(Rudolph Wenckstern)，亞賓赫馬(Franz Appenheimer)，瓦爾特曼(Ludwig Woltman)，涂根柏蘭諾思基(Tugan Baranovsky)，和照烈時(Jean Jaurès)。還有一

個修正主義者，他的著述，雖少真正的價值，但以他投射於修正論上面的特別的影響而惹起我們注意的，就是亞爾夫烈德諾西（Dr. Alfred Nossig）；只有他企圖把修正論抬高到尊嚴的地位，而結果反成爲一個學說體系的。

馬克斯批評家，依問題的討論形式，大概可分爲三種：第一是哲學家，以討論馬克斯的哲學體系爲主；第二是經濟學家，考察馬克斯的經濟學說；第三是社會學家，就是以批評那關於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之發展的法則”的馬克斯學說爲主的那些人。這些區分并不是說可以嚴格遵守的。首先，如柏恩斯坦那樣的人雖曾個別地討論過這三個區分，然而個個區分他亦都討論過的。其次，有些人雖以討論一部分爲主要的題目，然而他們的題目亦每每涉及其他的部分。

馬克斯學說體系的各部分都恆有密切的關係，他的哲學和那可稱爲他的社會學與經濟學說的部分，尤其難以分離，在本論，因爲讀者諸君務須把這件事牢記在心，所以把馬克斯學說之簡略的概要，附記在下面。

“人類當聚而營生活時，便互相加入於一定的非自己意志所能左右的關係裏面，就是產業上的關係；這種產業上的關係，和那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所達的階段相適應；這些產業上的關係的總和，形成那個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這

個經濟構造，是法律上政治上的上層建築所藉以建立的真實的基礎；而且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是與這真實的基礎相適應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決定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和智識生活的程序。決定人們的生活的不是人們的意識，反轉來說，決定他們的意識倒是他們的社會生活。”

“社會的物質生產物發達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便和舊生產條件——用法律上的術語說起來，這些物質生產力便和從前曾在下面活動過的舊財產關係——相衝突。這些財產關係是從生產力的發達形態變成生產的桎梏了。社會革命的時期，於是開始。經濟的基礎一經變化，那全體的偌大的上層建築，或是徐緩地，或是急劇地也隨着變革起來。”

“在以財產私有為基礎的社會，其發展，不論在如何階段，那主有使用生產器具的社會階級，在政治上是支配那個社會。當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和舊的生產條件相衝突時，那個社會已發生了新興階級；這個新興階級——就是主有而且管理新物質生產的階級——對於舊支配階級的政治上的優越權唱着異議，於是在這兩階級之間惹起生死的爭鬥。在這爭鬪，新興階級必得勝利。在這革命的新興階級已獲得了勝利，而新的物質生產力遂被解放，可以充分發揮牠的力量，而支配這些生產力的新興階級，在政治上也得有優越